



# 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3



凤凰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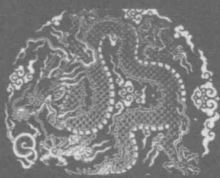
# 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3

总类  
记事



凤凰出版社

# 平发逆志

罗壬 辑

## 平发逆志总论

洪秀全演命卖卜之徒耳，振臂一呼，数省瓦解，僭称伪号十有五年，从来反叛之贼，未有若是之强悍者也。当夫倡乱之始，不过桂林一隅耳，无与于长江之险也。程制军防堵衡、永，赛中堂军驻粤西，不能以湖、粤之全力，守岭表之要害，致贼逾岭而北，陷道州，陷郴、桂，逼围长沙。我师力守，得全省城。贼遂迂道而破岳州，破武昌，破九江，破安庆，僭号金陵。我师之防长江者，皆闻风而窜。非贼众而我寡，贼强而我弱，贼智而我愚也，法之不肃，谋之不臧耳。方贼之逾岭而南也，全州以失援陷，而赴救不力者相仍，道州以弃城陷，而望风先逃者接踵。驯至岳州，豫设防师，不能为旦夕之守。九江厚集兵力，不能遏水陆之冲。文武以避贼为固然，士卒以逃死为长策，皆由畏贼之念重，而畏法之念轻耳。

贼得金陵之后，分陷镇江、扬州，与金陵相为犄角。我军自南路而驻金陵者，向忠武统之，号为江南大营；自北路而驻扬州者，琦善统之，号为江北大营。已而扬州之贼分支北窜，入河南，陷归德，窜山西，犯天津，京师大震，特命僧王会剿，然后大挫凶锋。而金陵之贼亦分支上犯，陷安庆，薄九江，围江省。咸丰三年夏，江忠烈进援江西，贼不得志章门，因而上窥武汉。由是而据汉滨之德安矣，由是而据湖南之岳州矣，由是而逼长沙，迂道以据湘潭矣，由是而常德、澧州相继陷溺，湖北之荆、襄亦为扰犯。沿江各省羽檄交驰，荆、岳、鄂、浔之险，几非我有也。其冬，北军克复扬州，群贼移据瓜洲，而皖北之寇遂炽。未几，江忠烈死庐州，吴文节死湖北，东南大局，几有不可复支者。赖曾文正提师湘南，以肃清江面为要着。湘潭一战，贼锋始折，因而复常、澧，复岳州，武昌之久为贼踞者，亦得以一鼓下之。自是分兵

三路，浮江东下，转战千里，所向皆捷，长江要隘几复尽为我有。乃胜负无常，变生莫测。水师之驻浔江者，两为贼火，遂有内湖、外江之分；陆师之驻浔城者，亦为贼败，致有江北、江南之警。由是沿江城邑方为我克，复被贼亡。武、汉两城，三为寇陷。幸胡文忠奋起援鄂，驻军洪山，湖南之不为贼扰者，此公之力也。无何，浔城未克，忠武病亡，武汉方围，忠节殉难，彭刚直陷入内湖，杨勇恣阻于金口，东南数省群盗如毛。文正困守南昌，几与湖、广隔绝矣。幸而湖北分军进攻临、瑞，武昌告克，浔郡合围，由是湘、楚军机渐有起色。迨九江克复之后，湖口攻破之时，上游肃清。洪、杨内乱，方为东南一大转机也。既而安庆就围，皖南告警，李忠武军威大振，连克潜、太、桐、舒，江南之寇已魂销而魄落矣。夫何大难未夷，长城遽隳，三河军覆，良将不克令终，此曾文正、胡文忠所以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。吾尝谓三河之败，一在夫分军于潜、太、桐、舒也，一在夫安庆未克，而即进军于皖北也。使潜、太、桐、舒既克之后，回驻集贤关，与彭、杨之水师，多、鲍之陆军，会攻安庆，迨安庆既复，然后以全军捣庐州，则我无后顾之忧，寇有败怯之念，湘军之士或者免于三河之难呼？独是三河既败，寇势愈张，潜、太、桐、舒前功尽弃，而多忠勇、鲍武襄撤军援救，已无及矣。于是楚军震怒，人人若复私仇，剿贼于絺车，一战而寇势大挫。由此而克太湖，由此而克安庆，由此而破庐州，由此而进攻建业。彼六七伪王者，或死于内乱，或死于官兵。虽林启荣之善守九江，叶芸来之善守安庆，石达开之流窜四川，陈玉成之勾结捻匪，与夫杨秀清、韦昌辉之凶狡，林凤祥、李秀成之强悍，皆死锋刃。其僭号之洪寇，又安见其不亡哉。当曾忠襄围金陵之时也，左文襄有浙东之捷，李相国有上海、苏州之捷，鲍武襄有宁国、句容、金坛之捷，杨勇恣有乌江之捷，彭刚直有濡须之捷。且屯太平、金柱者则有罗逢元，屯芜湖者则有吴坤修，驻庐江者则有蒋凝学，守庐州者则有石清吉，驻九洑洲者则有李朝斌，皆独当一面，以分江南寇势，助忠襄军声。故湘军得以专注金陵，以成此犁穴擒渠之功也。然而曾忠襄军驻雨花台，破李秀成六十万众，疾疫死伤之余，战于地道中者三十次矣，与飞火争命，出万死于一生，然后破其巢穴，复我坚城，良可嘉矣。昔向忠武、和忠壮、张忠武率兵七万，围攻金陵，前后溃退。是数公者，岂不切齿图功，思得当以报国，时会未至，穷天下之力而无可如何。时有可为，则事半而功倍。虽属人力，岂无天事居其中哉。

且夫咸同间三大寇：曰粤匪，曰捻匪，曰回匪，相继为乱二十余年，卒为

我灭。其丰功伟烈，平捻则推李相国，平回则推左文襄，平粤则推曾文正。然平捻、平回之功，兹不具论。独念曾文正在籍侍郎，奉文宗显皇帝特旨，出练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，英漠独奋，不主故常，虽无尺寸之权，毅然以灭贼自任。其初事机不顺，动多触忤，一钱一粟，非苦心经练，则不能得；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，则不能战。方其初败于岳州，再败于靖港，再挫于九江，兵几不振。而公于困苦难堪之中，立坚忍不拔之志，卒能练成劲旅，削平逋寇。咸丰十年，初膺江督，进驻祁门，正值浙省再沦，苏、常新陷，皖南、皖北十室九空，自金陵以至徽州，无处无贼，无日无战。徽州之既陷也，群贼死逼祁门，昼夜环攻，飞炮雨集。而公手书遗嘱，帐悬佩刀，犹复从容布置，不改常度，死守兼旬，直待鲍武襄率霆军自山外来，始以一战驱贼出岭。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，曾公节制各军，次第荡平，皆由祁门初基不怯，有以寒贼胆，而壮士气也。同治元年，水陆两军并江而下。其弟忠襄统得胜之军逼围建业，左文襄统楚军以达浙境，李相国统淮军以达沪上，皆深入虎穴，捷报频闻，夏秋之间，兵机遂大顺矣。乃攻剿甫利，而疾疫流行。上自宁国，下至上海，无营不病，不但守垒无勇，几于炊爨无夫。杨勇恚、曾忠襄、鲍武襄诸统将，各抱重病，昔之劲旅胥变孱卒。苏、浙贼酋，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。南岸则宁国、旌德同时吃紧，北岸则颖、宿、蒙、亳捻匪出巢，正阳、寿州苗逆复叛。发逆又由江浦上窜，滁、和、巢、含亦复岌岌可危。数年以来，辛苦战争之土地，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，深恐一旦溃裂，尽隳前功。援浙、救苏、保江，三者又须兼顾。时危事亟，军情反复，异议环生。有谓金陵进兵太早，必致师老饷竭者，有谓宜撤金陵之围，以退各路援贼者。而公于群言淆乱之时，有三军不夺之志，枕戈尝胆，坚忍卓绝，卒能定东南，平洪寇。如起兵时所望，盖其所志所学不以常变易也。且公知人之鉴，超轶今古，或邂逅于风尘之中，一见知为伟器；或物色于形迹之表，确然许为异才。平日持议，常谓天下至大，事变至殷，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持，故其振拔幽滞，宏奖人杰，尤属不遗余力。当居京师时，知江忠烈为烈士，许以忠义死。当练师长沙时，举塔忠武于都司，果能立奇勋。见胡文忠，则奏称其才胜己十倍，称罗忠节，则谓东南第一将官。若李忠武、王壮武、杨勇恚、彭刚直诸公，或聘自诸生，或拔自陇亩，或招自营伍，均以至诚相与，结为死生，俾获各尽所长，立功于天下也。其余部下将士，或建功既久而浸至大显，或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，尤未易以悉数。最后遣刘忠壮一军入关，经公拔之列将之中，谓可独当一面，卒能扬威秦、陇，功业卓然。此非知人之明

乎！且推贤让能，和衷共济，尤足称者。尝闻安庆之复，则推胡文忠之筹谋，多忠勇之苦战。见僧王剿捻习劳耐苦，辄自谓十分不及一二。称李相国、左文襄辈，非言自问不及，则曰谋略不如，其忠义之语，往往形之奏牍，见之函札也。

窃尝综叙文正之为人，其临事谨慎，动应绳墨，而成败利钝，有所不计，似汉臣诸葛亮，然遭遇圣时，建树宏阔，则又过之。其发谋决策，应物度务，下笔千言，穷尽事理，似唐臣陆贽，然涉历诸艰，亲尝甘苦，则又过之。其无学不窥，默究精要，而践履笃实，始终一诚，似宋臣司马光，然百战勋劳，饱阅世变，则又过之。穆宗称其学问纯粹，器识宏深，秉性忠诚，持躬清正，诚千古之定评也。然期创立一军，转战湘、鄂、浔、皖之境，呼兵呼饷，靡不响应者，皆以朝廷乡用之专也。其部下将士以及各省之文武员弁，无敢违背者，亦以朝廷宠任之笃也。无文宗、穆宗之圣明，不能尽文正之才学，无文正之忠义，不能平金陵之大难。然平金陵之功，文正不以自居，而常推功于楚军将士。是楚军将士之遇文正者，亦如文正之遇文宗、穆宗也。岂不幸哉！岂不幸哉！

## 平发逆志卷一

尝思天地气数，治久必乱，乱久必治。我朝自定鼎以来二百余年，绝少烽火之警。其间如白莲教等初起为乱，不旋踵即灭。孰若咸、同间粤逆一倡，数省瓦解，劳师殫武，糜饷逾万万金。视汉之平赤眉，唐之平安史，其艰难几十倍过之。道光之末，寇乱渐萌。楚、粤、滇、黔之界，奸宄亡命，啸聚山中，四出劫掠，勾结营兵、胥役为党羽，以故肆无忌惮。发逆萌芽，始于雷载浩，继于李沅发。雷、李既平之后，而张家祥、陈亚贵复起。既而张家祥归诚，陈亚贵就灭，伏而未动之洪逆，遂因之而出矣。

洪秀全者，广东花县人。身痴肥，略识字。父母早逝，素饮博无赖，以演卜游湖、湘间。先是广东奸民朱九涛倡上帝会，秀全及冯云山师之，旋以秀全为教主。道光十六年，秀全、云山游广西，匿桂平、武宣接壤之鹏化山传其教。教中口号三八二十一，盖以洪字拆之也。每日诵赞美，七日一礼拜。丁酉春，秀全诈病，谎言死七日而苏，能知未来事。谓举世将有大灾，惟入会拜上帝可免。拜上帝者，各纳银五两为香费。凡入会不称师徒，而曰兄弟，遇妇女则曰姐妹，意不欲人自贬，则易广其传，故亡命之徒皆乐从事。秀全自知无术，不足惑众，乃托名西洋教。彼教所崇为耶稣，秀全欲驾而上之，撰天父名目，谓天父名耶火华，以耶稣为长子，秀全为次子。复与冯云山等造真言宝诰，密为传布。愚民被惑，附从日多，敛费亦渐巨，潜蓄发而萌逆志，蚁聚金田村。

金田村者，浔州属地，前史所称大藤峡也。其西则象州、贵县，土民客豪杂居其地。奸民杨秀清，种山烧炭为业。利客豪费，说客求土民女为妾，又自至土民家激扰之，又劝客豪劫女，互相攻烧，众无所归。秀清遂劫之以叛，有众数千，恶自倡乱，乃投金田村合于洪秀全。秀清妄言通天语，证秀全天父、天兄之说，即呼秀全为天兄。屡托巫语，发人阴私，谓天父附体，肆行漫骂，群惊为神异。尝叱洪秀全前跪受杖，己有不韪，亦伏地令人杖责，以是萧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等深信之。萧朝贵，洪秀全妹婿也，武宣人。貌凶恶，性强悍，后死长沙。其妻为杨秀清所私。韦昌辉，桂平人。家富饶，小有才，为洪秀全所亲幸。石达开，原籍广东，迁广西贵县。家小康，颇有才略，知洪逆有异志，惧搜括莫保身家，献费助贼，故得尊宠。然韦、石二



逆，均下杨秀清一等。冯云山与秀全同邑，契结最早，相信最深。初倡上帝会，为桂平县访获，同教匪徒黄玉崑贿赂衙署，营救得释。洪大全，广东人。幼随叔父入湖南，居衡州。性颖慧，甫十龄，能默诵十三经，阴自负，而人莫知其志。闻洪秀全倡乱，即往依附。此六人者，倡乱时皆封伪王者也。而其伪丞相、军师、检点等职，则有秦日纲、罗大纲、胡以洗、黄玉崑、何震川、林凤祥、赖汉英、陈玉成、李秀成等数十人。秦日纲，贵县人。曾充壮丁，后黜革，入上帝会，与萧朝贵均为洪逆骁将。朝贵死，日纲独当一面。罗大纲，海贼也，原籍广东。以凶狡陵侮其党，见嫉于众，亡走浔、梧间。闻洪秀全作乱，趋归之，拜伪冬官正丞相。才出诸伪王上，自恨无封号，非逆魁，比郁郁不自得，后为水师炮击沉于江。胡以洗，桂平人。家素丰，就童子试不售，好放言以眩愚顽。及见洪逆妖书，深相结纳，群逆常聚其家。后入江宁，封伪豫王，报其为煽乱时东道主也。黄玉崑、桂平人。素以健讼鱼肉乡里。有女色美，石逆妻焉。陷江宁，矫伪诏安民，民信黄逆过于杨秀清。自伪侯以下，无与抗礼者。何震川，象州人。为诸生，不获隼，恃才傲物，愤激从贼。贼中伪诏诰文檄，多出震川手。而卢贤拔依倚附和之，凡贼中伪书及官职制度，皆贤拔草创上洪逆，而令震川润色之。林凤祥，广西老贼也。凶悍异常，冲锋陷阵，猛如秦日纲。后克金陵，率党北犯。赖汉英，洪秀全妻弟也。凶猛亚于罗大纲，故喜与大纲俱，后失杨逆意，囚禁之。陈玉成，粤西悍贼。两目下有黑痣二点，故贼中呼为四眼狗。凶狡嗜杀，诡诈无匹。自永安以至江宁未与战事，以其幼也。后陷武昌，身先众贼跃入城垣，遂以英勇著。李秀成，藤县人。有谋勇，诡谲亚于杨秀清。秀清死，伪朝政令多出秀成。众贼中善用兵者，石达开外，则推李秀成为第一。其余李开芳、林启荣、曾天养、李世贤等皆贼中骁悍，为洪逆死党，至死而不变更者也。当时，秀全所惑仅下愚之众，即使啸聚，亦只如川蜀之米贼，宋之王则【贼】等耳。苟有良有司安抚而驱除之，无难立定者，何致扰乱十五年，蹂躏十六省，沦陷六百余城之众哉？乃长吏务为姑息，不事剿抚，仅令乡民守望相助，无复董率，任与会匪各树旗鼓，争为雄长，致贼猖狂，遂尔作乱。

道光三十年六月，洪秀全发难金田村。是时，彗星出东，方长数丈，逾年不灭。事闻，诏云贵总督林则徐赴粤讨贼，既而则徐卒于道，文忠于是起李星沅于长沙，授为钦差大臣，以向荣为广西提督，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，征两湖、云、贵、广东兵大举援粤。咸丰元年正月，我军围贼大潢江，与战不利，贼益横悍，裹其党分扰桂平、武宣等县。李星沅既赴西粤，与周天



爵不合，奏请统帅。文宗命大学士赛尚阿率都统巴清德、达洪阿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。既而星沅卒于粤，文恭而寇势愈张，有不可扑灭之势矣。六月，赛尚阿抵桂林，飭向荣、乌兰泰分路截剿，夺回新墟、双髻山、猪仔峡、风门坳诸要隘。贼溃围窜永安州。向荣由桂平县进剿，乌兰泰由鹏化山尾追，已而乌军阻于山，向军挫于贼。军兴之初，文武员弁知兵者少。惟向荣老于军事，旗帜均用黑色，寇望之辄惧。每战得胜，兵勇各赏银一两。赛尚阿至，谓兵勇日增，后难为继，减至四钱。由此军心涣散，战辄小挫。是役败后，退回平南，养士十余日，进援永安。

闰八月，贼陷永安，知州吴江死之。寇踞州城，遂僭伪国号为太平天国。洪秀全为伪天王，杨秀清为伪东王，萧朝贵为伪西王，冯云山为伪南王，韦昌辉为伪北王，石达开为伪翼王，洪大全为伪天德王，于是贼锋益炽，东南数省皆震动矣。乌兰泰凿山开道，进至鬲岭。见寇分屯莫家村，阻攻永安州之路，乃分军进击，大破之。进攻永安州，合向荣军逼城而屯。贼见事危，遂谋奔窜。咸丰二年二月戊戌，洪秀全冒雨突围，率群寇东走。乌兰泰由山谷中穷追，寇大败，擒伪天德王洪大全。己亥，大军遇伏而挫，总兵长瑞等阵亡。向荣驰军策应，已无及矣。赛尚阿命主事丁守存解洪大全入都正法。韦昌辉率贼追夺，不及而返。丁守存兼程前进，七日而抵全州。守存知大全衡州人，恐道经其地，为会匪劫去，因改由水道滩行出祁、永，越八日抵长沙。初大全登舟，守存令置内舱，窗无少隙。大全不知舟行之速，每曰：到衡州须起早。兵役伪应之。既至长沙给之曰：已到衡州矣。大全出舱眺望，曰：此长沙也。不料汝等竟能令我至此，吾休矣，然亦罪所应得。解至京师，磔于市。

贼党既失洪大全，势稍弱，众多欲解散。杨秀清抚定之，其锋复炽，径扑桂林。向荣由间道入城，与巡抚邹鸣鹤严加防守，故城得以无恙。乌兰泰军至将军桥，与寇大战，中炮阵亡溢武壮。军兴以来，有兵事之责者，多不知兵，见寇则止，寇行则跟行而已。惟兰泰有谋勇，精于军旅，能恤士卒，敢与寇战，每以轻敌涉险，人皆危之，自是殒命，一军皆哭。寇以大股踞将军桥，分党踞象鼻山，因高击下，城中官民，静守不动。相持三十一日，知不可犯，乘夜北遁。撤兵七千尾追，以和春将之。向荣不乐赛尚阿，以疾驻桂林。赛尚阿深劾之，罪至遣戍，荣终不起。后至赛尚阿罢，始出视师。四月乙酉，洪秀全陷兴安。丙戌，攻全州。诸军之援全州者皆屯十数里外，声息不与城中相通。数日地雷发，城陷，杀戮极惨。将顺湘江而下，江忠源扼下

游蓑衣渡，伐木为堰，伏西岸，寇舟至，力击之，鏖战两昼夜，毙贼千余，伪南王冯云山死于炮。自有此捷，长沙得为备，衡、永防兵始安。制军程裔采防堵衡、永，盖亦有日，至闻寇入湖南境，急调提督鲍起豹屯永州。寇欲趋永，阻水不能进，回窜道州。余万清、王揆一闻寇北走，弃城不守，贼至无备，遂陷。道州俗悍，多会匪，贼踞城月余，从者更众，另立道州大旗，所至争为效死。于是江华、永明、嘉禾、蓝山四县皆为沦陷，众称二万，尽窜桂阳州，杀知州李启。诏和春、秦定三督兵进援，数月之久，未得一战，抵桂阳而寇遁走。直陷郴州，杀知州孙恩保，洪秀全、杨秀清踞之。萧朝贵率党走永兴，杀知县温得宣，复督悍贼林凤祥等直趋长沙，城中禁令，男女之辨最酷，母子不能交谈，夫妇不许共寝。萧朝贵之父，于永兴道中招贵母同卧。众觉，白杨逆传达洪逆，皆曲原之。而朝贵杀其父母，悬头警众，且扬扬语人曰：父母犯天条，不足为父母也。长沙戒严，岳、鄂、浔、皖之境惶然矣。

## 平发逆志卷二

伪西王萧朝贵者，以胆譎自奋，谓群寇迟懦，独率千余贼，自永兴谋袭长沙。绕山道行百九十里，陷安仁，陷攸县，过醴陵，七月丙子围省城。副将尹培立率陕西兵屯石马铺。是日未朝食，仓卒败溃，培立阵亡。探卒飞报城中，官吏怒其无公文，执而鞭之。须臾寇至，始闭城门。萧朝贵设幕城南，有杨生者，误以为官，上谒献策，朝贵纳之。俄而寇党至，怪问何人。朝贵曰：“此杨先生，条陈事理者。”杨生始觉，蒲伏幕后，逾山而遁。寇望天心阁以为城门，疾趋之，无路可入，遂屯城南妙高峰，发炮攻城。城中震恐，缒城奔走者不可禁。既而援兵大至，居民稍安。文宗以赛尚阿、程裔采治兵不力，诏夺其官，以徐广缙并代之，促向荣赴援。而徐广缙驻湘潭，拥兵不进。惟向荣闻诏，剑及于寝门之外，马及于文昌之门，兵出于粤西之境，兼程前进，疾抵长沙。与群寇大战于城南，逐其半窜江西岸。荣亦渡湘为屯，时独搏战，斩获甚多。江忠源、和春合屯白沙井，逼寇为垒，堵截甚力，东北城隅，寇不敢觊觎。行人往来惟避南城，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出入。衢巷间妇女游戏，酒食过从，盛于平时，忘其为围城焉。九月庚申，萧朝贵中炮殒命，尸埋老龙潭，我军掘而磔之。其子有和袭父伪号，后死乱军中。洪秀全闻朝贵死，悉率丑类驰赴长沙，于是省城之围益密矣。丙子，地雷发，黄道门崩。邓绍良督镇筸兵以御之，炮穿右膊，尚屹立不动，军中服其神勇。十月己卯，地雷再发，不及城垣。越十六日，寇因旧穴斜穿一洞，倾城八丈。瞿腾龙督兵以堵之，城围乃解。

寇自合围，相持八十日，计穷势蹙，群心渐离。洪秀全取玉造玺，称为天赐，笼络群心，协众呼万岁。遂于丙申日，夜趋宁乡，破益阳，出資口，入岳州。和春、秦定三以为寇犯湘潭，督军南向。惟向荣策寇去路，极力尾追。十一月庚戌，抵岳州之新口铺，询知岳州失守。博勒恭武迎战于五里排，全军溃败，知府廉昌、知县胡方穀先三日弃城遁。荣叹曰：岳州厚集防师，不能为旦夕之守，失此要郡，武汉危矣。即分长禄、王锦绣率兵赴武昌，而自统大军攻城。寇见荣军，弃岳而遁，分水陆两路直窜下游。陷蒲圻，杀知县周和祥。陷汉阳，副将朱瀚、知府董振铎死之。汉镇为数省通衢，百货山集，迁避不及，焚掠五昼夜，群寇各饱其心。武昌戒严，人心大震，省城防

勇，惟恃援军以自壮。向荣进军白木岭，阻于寇垒，与省城兵不能合。徐广缙方驻岳州，不力进援，武昌防堵，责成巡抚常大淳。而大淳不能军，虽向荣抵城下，约出接应，亦不敢出。十二月己卯，地雷发，文昌门倾，省城陷。常大淳衣冠坐堂上，不知所为。巡捕官杨文轩引至其家，从容请尽节，代挽带缢之中梁。文轩掩藏毕，再拜痛哭，亦自经。大淳殉难，固无俟文轩请，而文轩以微弁能如此就义，可以风矣。城中同殉难者：提督双福溢武烈、常禄溢刚烈、学政冯培元、藩司梁星元、臬司瑞元、道员王东槐、知府明善。持矛巷战，死难尤烈者，则有江夏知县绣麟也。贼陷武昌，于阅马厂高设一台，逆首登其上，曰讲道理，鸣锣于市，命阖城人往听，不到者死无赦。有汉阳生员马姓者，特至台边，指贼骂曰：我皇上深仁厚德，遐方僻壤，遍被无遗，颂之不尽，何以反为？尔党聚处粤西，戴天履地，莫非王泽，奈何兽心人面，背负皇恩，拜会结盟，谋反叛逆，凭陵城廓，杀戮官民，污秽诗书，焚毁庙宇，淫污妇女，抢掠货财，此天地之所不容，神人之所共怒。倘知悔罪，改恶自新，弃械投戈，归诚剃发，免遭天杀，免伏冥诛。若犹负恶不悛，恃强抗拒，明则官军围剿于外，幽则雷电轰击于中，血满长江，碎尸万段。言未毕，洪秀全大怒，以五马裂其尸。文宗闻武昌被陷，悔用徐广缙，下诏切责，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以代之，以张亮基署湖广总督，以潘铎署巡抚。向荣自统大军逼城而屯。寇不能敌，欲由襄樊北走，探知都统琦善督马步兵扼河南，遂决意东窜。

咸丰三年正月丁未，大掠男妇五十万人，置舟中，夹江而下，旌旗蔽日，帆樯如云。陷九江，陷安徽，杀巡抚蒋文庆。陷太平，总兵陈胜元迎剿福山镇，中炮阵亡。甲戌，围金陵。团练兵民协守甚固，出城堵御，贼几败。适城头开炮，误伤练勇，众骇散。藩司祁宿藻目击忿甚，呕血坠城死。二月己卯，地雷发，仪凤门崩，群寇骤登。第二雷忽发，先登者尽为灰烬，大队继登，登者数千人。守陴兵转战不休，内有汉奸放火引寇，外城陷。将军祥厚率旗兵守内城，令妇女亦登陴杀贼，相持两日夜，力竭殉难溢忠勇。总督陆建瀛、提督福珠隆阿均被戕害。上元知县刘同纓，朝服坐大堂，厉声骂贼，并诫勿伤百姓。寇拥至城北，缚树上攒射之，更裂其体。阅三日，有夜行后营者，见树林中白光上腾。近视之见一腿，犹着靴，光自靴中出，探得一手折，结衔上元县刘某，始知为刘令遗骸。其人携归，潜埋清凉山麓，暗为标志。后其地夜辄有光，潜埋者过墓而祝曰，光芒万丈，忠魂结而不散也。然恐贼见惊骇，寻掘，不如韬晦为佳。祝毕，其光顿敛。秦淮利涉桥北有妓女

王氏，为贼所逼，佯作欢笑语，醉以酒，抽刀刺贼，自缢于后楼。洪寇据金陵，造宫殿僭为伪都，而诸伪王各造伪府。自是江南百万家，忍辱含羞，哭诉无地，良可哀也。

向荣收复武昌，急统大军由大江南岸追剿，抵金陵，连日大战，夺回钟山、七瓮桥、雨花台诸要隘，驻军城下，是为江南大营。杨秀清见官兵大至，欲分贼守江南，而自统全众北窜。时黄河以北均未设防，无坚城，大局几不堪设想。赖老舟子某某者，谓杨秀清曰：“北路无水乏粮，遇困何以救为？今踞长江之险，都南京以自固，王业成矣。”杨秀清韪其说，即遣林凤祥率党东下，连陷镇江、扬州，皆踞守之。都统琦善率北路官兵围驻扬州，是为江北大营是年别有粤人为乱，陷上海。其冬，北军复扬州。四年，琦善卒，托明阿接统北军。五年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，移师围攻镇江。六年春，南路贼陷宁国，北路贼复陷扬州。托明阿罢职，德兴阿接统北军，旋克扬州。其夏，吉尔杭阿战没于高资，金陵大营亦陷。向荣退保丹阳，已而病卒。和春、张国梁接统南军。七年冬，南军克镇江，北军同日克瓜州。八年，南军筑长围以困金陵之贼。北军大挫于浦口，扬州又陷，张国梁督军复之。九年，德兴阿罢，江北不复置帅，以江南大帅兼辖。十年正月，张国梁克九洑州。二月，皖南贼陷杭州，和春命张玉良援杭，克之。三月，贼陷建平、东坝、溧阳，群萃金陵，十道并进，攻陷大营，和春、张国梁阵亡。苏州继陷。张玉良收合余烬，退保常州，以攻嘉兴，以守杭州。十一年，杭州再陷，巡抚王有龄殉难。金陵大营八万人者，荡然无复留遗矣。是后冯子材等坚守镇江，都兴阿等坚守扬州，数年无恙。盖自咸丰癸丑以迄庚申，耳目众著之事，大略如此。

四月，林凤祥自扬州北窜，陷滁州，陷凤阳<sup>①</sup>，入河南，陷归德，扑开封。六月，渡黄河，攻怀庆，窜山西，扰平阳，至临洺关，陷深州，犯天津。胜保自扬州率兵进剿，力战数千里，贼势鸱忽，终不能遏其奔窜。特命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，僧格林沁为参赞大将军，会兵截剿，转战直隶、山西、河南数省，未或少休。至咸丰五年，大破寇于连镇，林凤祥伏诛，金陵之寇乃不敢分股北犯矣。

贼自江苏分犯上游者，再陷安庆，抵湖口，趋南昌。江忠源率楚勇赴援，而城得以无恙。忠源自长沙解围后，奉巡抚张亮基札，讨巴陵土匪晏仲

<sup>①</sup> 此处衍一陷字。

武、浏阳土寇忠义堂，诏署湖北臬司，乃益募楚勇赴下游助剿。四月辛巳，抵九江，值贼船上犯。忠源知贼必趋江省，即赴南昌，与巡抚张芾共谋防堵。部署粗定，而贼抵城下。六月丁丑，地雷发，得胜门崩，忠源挥兵以塞之。当城崩时，群寇摩厉将登。赖汉英误记有第二雷，戒寇勿动，久待不发，城口复完。群寇交咎之，赖犹未信，及检视伪将军文报，始知只一雷，乃大悔恨。忠源以江西兵力不厚，请援于湖南。时曾国藩练勇长沙，檄夏廷樾、朱孙诒、罗泽南率勇三千，由浏阳、醴陵分路赴南昌。七月丁卯，攻沙港，罗泽南督湘勇首先迎击，滇兵继之。寇败走，湘军尾追，伏贼四起，炮声震谷。泽南分兵左右拒，众寡莫敌，杨受春、谢邦翰、易良干、罗信东、罗镇南阵亡。此湘勇出境杀贼，将士捐躯之始。泽南以诸生讲学，宗法程、朱，湘人多从受业者，是役阵亡，皆其弟子也。军兴以来，营伍气习坏乱极矣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虽全军覆没，亦无一人援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。是役之败，亦由援兵不力，以致湘勇死于阵者八十余人。既败之后，泽南抚辑众心，整军复战。曾国藩闻之喜，以湘军为可用，虽败而敢深入。心悯谢、杨、罗、易之死，捐金建祠，一以慰忠魂，一以勉来者。寇见援兵益壮，遂遁。南昌围解，诏忠源为安徽巡抚。时江西南路土匪蜂起，忠源檄泽南以剿之。泽南至安福，复其城。寇以为本邑乡勇，扬言聚而歼之，乃战乃惊奔，曰：“此湖南兵也。”明日复至，泽南分军破之，然犹四路屯聚，乃发书江省请益师。夏廷樾笑曰：“贼胆落矣，罗山自足了之。”泽南兵果大捷。会湖南巡抚骆秉章檄剿茶、攸土匪，泽南乃督师回湘。

贼由南昌下窜者，陷九江，陷湖口，皆据守之，复分股上窜湖北。张亮基以兵五千扼田镇，贼至则大溃。江忠源由间道驰援，与战不利，北屯广济，江军由是单弱。张亮基免调任山东巡抚，以吴文镛为湖广总督。江忠源欲援武、汉，而朝廷催赴新任，遂入皖以援庐州。道闻寇陷舒城，吕贤基以在籍侍郎办理团练，剿寇阵亡谥文节。忠源痛愤填胸，兼程抵庐郡，而寇踵至。十一月甲寅，寇以云梯攻南城，邹汉勋督兵杀退。又乘大雾攻北门，武生周恩率众堵截。己未，寿春镇玉山督东关兵援庐，先胜后挫，玉山阵亡。张印塘收集残兵，傍城为屯。十二月辛巳，地雷发，水西门崩，黑烟喷涌，昏不见人，守陴者皆哭。忠源目击情形，计无生理，亲督兵勇，冒烟冲上以御之。马良勋、戴文兰矗立缺口，左击右刺，贼势少却。丙戌晦，地雷再发，城陷后为和春克复。八年复陷，李孟群败死，守兵各自逃生。忠源叹曰：“势急矣，有死而已。”拔剑欲自刎。有健儿夺其剑，负之走。忠源啮其项，脱身投古

塘死溢忠烈。越八日，健儿入贼中，负其尸出，取道长沙而归葬。忠源字岷樵，湖南新宁人也。少有大志，豁朗英峙，以任侠自喜，不事绳检。久居京师，以大挑得教职。因郭嵩焘见曾国藩，亢谈今古，酣笑移时。忠源出，国藩目送之。回顾嵩焘曰：“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，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，然必以节义死。”时承平日久，闻者骇之。忠源自是师事国藩，后以平雷载浩、李元发之功赏戴蓝翎，以知县用。粤匪倡乱，忠源方丁忧在籍。赛尚阿召之，忠源急于救时，遂墨经从戎。乌兰泰一见而极重之，留于幕府，每事必咨及。兰泰阵亡，忠源回籍，益募楚勇赴难，转战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四省，保全大局，功业烂然。湖南诸将中，如忠源者可称名帅，起事最早，而死事最先，使天假之年，其功不让曾、左。忠源死，天下震动，远近官绅并深惊悼。是日同殉难者，藩司刘裕铨、知府陈源充、同知邹汉勋、都司戴文兰、马良勋。当庐州之被围也，刘长佑、江忠浚以楚师赴援，抵州城外之五里墩，为贼阻截，不得薄城。忠源苦守孤城三十六日，叠向舒兴阿告急，而舒兴阿率万五千人驻冈子集，屡战皆北，不能进援，是以庐州失守，忠良殉难。自是沿江诸郡，日见沦溺，东南大局，几有不可复支者，幸而国藩起矣。



### 平发逆志卷三

曾国藩者，字涤生，湖南湘乡人也。始生时，曾祖竟希梦巨蟒降自空中，盘旋宅之左右，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。公惊而寤，闻曾孙生，适如梦时。大喜曰：“是家之祥，曾氏门间行将大矣。”稍长受学，颖悟非常，过目成诵。见有倨坐者，辄变色，人以是异之。弱冠时肄业岳麓，以能文名噪当时。中式后，尤力穷经史，好昌黎韩氏之文，慨然思蹶而从之。既入词垣，有效法前贤，澄清天下之志。咸丰二年奉诏试江西，七月抵安徽，丁母忧回籍。十一月诏办团练。时长沙围解，武汉失守，国藩急于救时，抵长沙与张亮基筹练团防。立三等法，重者斩，次杖毙，小鞭责释之而已。分别会匪、教匪、盗匪、痞匪名目，按罪处办，日有斩梟，湖南匪徒闻风敛迹。又手书告劝乡人士绅，勉以忠义。人知其诚，皆以国藩可与言事，于是湖南团练，各处响应。

咸丰三年四月，骆秉章署湖南巡抚，与国藩道合志同，团事因之而起色。都司塔齐布忠勇冠时，人鲜知者。国藩一见大奇之，即委署参将。防守省城者数千人，齐布逐日操阅，暑雨不辍，国藩极奖其勤。副将清德不理营务，忤恨齐布，乘提督鲍起豹来省，媒孽其短，百端构煽。鲍起豹乃扬言曰：“防堵不宜操兵，盛暑不宜过劳，我不传操，再敢妄为者军棍从事。”塔齐布沮惧不敢出。司道群官皆窃喜，以谓可惩多事者。国藩以黑白颠倒，熏莸同器，大拂輿情，为保塔而劾清，由是兵伍之怨益起矣。七月丙辰，湘勇试枪，误伤标兵。标兵执旗吹号，寻湘勇争斗。国藩重责枪者，乃解。八月丙子，永顺兵与辰勇以赌博细故下城开仗。国藩怒曰：“内不和何以御外侮？”乃捕倡乱者欲斩之，虑变未行。戊寅，永顺兵掌号执矛，夜至参将署，欲害塔齐布。齐布入菜圃以免。众毁其室，旋围国藩公馆。公馆者，巡抚射圃也。国藩度营兵不敢入，方治事，门外大哗，刀矛竞入，坏馆室，伤门丁。骆秉章步出，谕伤之，将所缚者纵之不问，乃散。司道以下公言，国藩过操切，以有此变。国藩友皆愤怒，劝上奏。国藩曰：“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乱，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，于心未安也。”遂移驻衡州以避之。

国藩以制贼之命，必先肃清江面，水陆并进，而后可云克复。至是接江忠源书云：“长江上下，任寇舟游泳，或单舸只艘，轻帆独行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。今日办贼之法，必合江楚各省之力，造战船数百艘，调闽、广水师数

千人，先肃清江面，而后三城可复，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。”国藩遂决意练水师，经营战舰。船既制成，即募水勇。时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而水师一端，尤为世所罕见，是以应募者少。国藩选将领以四科为格，一曰才堪治民，二曰不畏死，三曰不急名利，四曰耐劳苦。选勇以年轻力壮，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。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。于是湘中豪杰，相继而起。

咸丰四年正月，闻庐州失守，江忠源殉难，而探卒自鄂归者，亦报黄州堵城之败，吴文镛阵亡溢文节，国藩于时心愈迫矣。初，国藩欲练勇一万，归忠源统率，今闻其死，如断一臂。吴文镛，国藩会试座师也，时为湖广总督。国藩约其坚守省会，待水师办就，然后言剿。文镛亦以为然。而巡抚崇纶奏劾文镛闭城株守，诏切责之。不得已乃出督师，遗书国藩曰：“吾意坚守，待君东下，自是正办。今为人所逼，以一死报国，无复他望。君所练水陆诸军，必俟稍有把握，而后可以出而应敌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。东南大局恃君一人，务以持重为意，恐此后无有继者。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。”国藩得书深忧之。至是闻其死，抚膺大恸，即整备战舰，预期出师。募水勇五千，分为十营，以褚汝航、夏銮、胡嘉垣、胡作霖、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猷琛领之。募陆勇五千，亦分为十营，以塔齐布、罗泽南、周凤山、朱孙诒、储玫躬、林源恩、邹世琦、郑寿璋、杨名声、曾国葆领之。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，陆路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，戊辰会师湘潭。作《讨粤匪檄》文一道，布告远近。其文曰：

逆贼洪秀全、杨秀清称乱以来，于今五年矣。荼毒生灵数百万，蹂躏州县五千余里。所过之境，船只无论大小，人民无论贫富，一概抢掠罄尽，寸草不留。其掳入贼中者，剥取衣服，搜括银钱；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，即行斩首。男子日给米一合，驱之临阵向前，驱之筑城浚濠。妇人日给米一合，驱之登陴守夜，驱之运米挑煤。妇女而不肯解脚者，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。船户而阴谋逃归者，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。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，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，曾犬豕牛马之不若。此其残忍惨酷，凡有血气者，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。

自唐虞三代以来，历世圣人，扶持名教，敦叙人伦，君臣父子，上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粤匪窃外夷之绪，崇天主教，自其伪君伪相，下逮兵卒贱役，皆以兄弟称之。谓惟天可称父，此外凡